

随笔

季节的恩典

王海中

一连几天的雨像油一样落到父亲心中的怒火里。父亲打着雨伞,手里掂着两只胶鞋,赤着脚站在麦田地头,捶胸顿足地数落着老天爷。他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低头抚摸着逐渐发黑的麦穗,脸色凝重。天空之下,麦田之上,高大的父亲如同一尊驻守在田间的守护神,恨不得用手向上一指,天空立即放晴。

多年不遇的麦收时节的连阴雨对老百姓来说,如当头棒喝,让人心急如焚,于是,一场“夺粮战役”打响了。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抢收工作,立即派驻工作组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抢收。父亲看到政府派来的“康麦因”在自家麦田里轰隆隆地抢收,像个孩子一样破涕为笑了。

没有什么比每年手捧金灿灿的麦粒更令父亲满足和踏实的了。父亲一辈子和土地相依,没有什么能羁绊他踏在田地里的坚实脚步,沧桑的脸上一直有着对丰收的无限希望与满足。父亲的一生,与土地相依为命,与庄稼相濡以沫。父亲坚信,土地是牢靠的,是最值得信赖的,所有的青涩

都会拔节成郁郁葱葱,所有的孕育都会结出丰硕果实。是啊,在那艰苦的年月里,是父亲靠土地上的收获一次又一次撑起我们这个家,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小时候,记得麦子成熟前,家里已青黄不接,父亲便提前割了些大麦。他把青涩的麦穗在火上烤,再揉下半饱的麦粒,用石磨磨成碾转,当作全家的口粮。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家里的存粮够吃好几年的。在省城工作的大哥来信说,把家里的土地转租出去,让父母到城里享享清福。父亲坚决反对:“你们才吃几顿饱饭?怎么,吃饱了就想把地给用了?我哪儿也不去!”没有谁比父亲对脚下的土地更多情了。

父亲对季节的变化了如指掌,他常常在我面前炫耀自己积攒的那一套又一套耕种经验。“春雨满街流,收麦累死牛”“小满粒不满,麦有一场险”……朴素勤劳的父亲没有多少现代化高科技种田本领,就是靠这些农谚,每年都能把庄稼种得籽粒饱满。今年麦收前的这场雨,是让人始料不

及的,父亲对自己的大意感到十分后悔和愧疚,总是自言自语:“耽误了,耽误了,早两天收割就好了。”怨天也有点尤人。我安慰他,夏天的天气就像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很难预报得准;当然,自然的变化也是很公平的,只有它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才有可能“给人类点颜色看看”。父亲自然不理解我话里的意思,他和土地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他,庄稼的枯荣要符合他心中的农谚。始料未及的这场雨,父亲感觉就像他和季节签订的合同中的一项无中生有的条款。是啊,辛勤耕耘后就该有收获的希望,这希望是留在父亲岁月深处的虔诚与笃信,父亲坚信,耕耘的汗水一定会换来季节的丰腴。

是啊,有谁不希望风调雨顺?有谁不希望季节给农人以永远的丰腴和饱满?季节的恩典是父亲永远的信仰,季节的忠实其实就是父亲那一代人内心顶礼膜拜的神灵。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我吃过的麦子都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因为从食物中我从未品尝过暴风雨的味道。在暴

风雨中起伏摇曳过的麦子,它的内心是不是应该更成熟更沧桑?

其实一切自然都是美好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又总存在着缺憾,因而这个缺憾也同样是美好的,有时甚至是因为有了这个缺憾才产生出美好来。季节总是有风雨的,花团锦簇中必有凛冽。那些季节里的草木,每到春天便枝繁叶茂,每至夏秋便硕果累累,但冬日里,它们便袒露胸襟,孤独地接受一场又一场冰雪的敲打与拷问。

是啊,季节的恩典,是连它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义举,一岁一枯荣,它们一直在照做。有了枯荣便有了一切。从枯到荣,是一种孕育,是一种启程,是一种收获;从荣到枯,又何尝不是一种豁达、一种收敛、一种季节的留白?累年的丰硕,带来的必然是负重与拥挤、一种不知敬畏的为所欲为。

丰稔与青涩,葳蕤与凋零,饱满与秕空,日丽与风雨……其实都是自然的馈赠、季节的恩典。即便是狂风骤雨,我们也依然拥有雨疏风清、叶绿土香。③22

诗歌

端午抒怀

李绍彬

祭屈原

佞臣当道楚王慵,
大夫秉节孤独行。
山鬼良善人鬼恶,
沧浪混难濯纓。
举头向月月照渠,
四顾众醉我独醒。
庙堂安危向天问,
心事浩茫对渔翁。
许国九死终不悔,
上下求索凌绝顶。
骚体开山筑文胆,
光射斗牛撼心旌。
烟笼三湘草木哀,
心系一沉天地惊。
投粽安魂逾千载,
登录非遣楚汉风。

路漫漫兮任求索,
身九死矣心未泯。
生当如斯结兰蕙,
植入文脉化基因。

魂兮归来

纵身一沉浪惊天,
悠悠二千三百年。
尔来多少屈子恨,
殷鉴不绝后覆前。
喜今故国尽嘉树,
共图复兴士争先。
魂兮归来唱九歌,
涅槃彩凤梦新圆。

西江月·端午

夏荷荣时端午,又见龙舟竞渡。
中流奋楫击战鼓,恰似征人阔步。
六合同风同庆,福寄香囊香粽。
飞龙在天揽日月,应是九州共梦。③22

屈子魂

千年一叹屈子魂,
遗篇不朽成绝音。
雾锁郢都仗剑去,
高吟楚韵不向秦。

诗歌

动物世界

徐桂荣

班学明

一

榴花似火又端阳,
蒲艾悬门粽叶香。
一曲离骚千古颂,
九歌天问万年扬。
龙舟竞渡风平过,
角黍抛沉惜楚殇。
江水浪涛悲屈子,
丹心铮骨永留芳。

二

户户村村伴艾香,
家家庭院醉雄黄。
离骚天问九歌雪,
论语琴音楚汉霜。
竞渡龙舟风浪静,
争相阅读赋诗章。
流传民间承千古,
悼念抒怀换国殇。③22

散文

又走涡河畔

郭艳华

涡河对于鹿邑人来说,就是母亲河。清晨,漫步于涡河之畔,初升的太阳洒下万道霞光,倒映在河面上,河水荡着层层涟漪,仿佛一圈圈红色的绸带,晶莹剔透。此时,虽不见当年天下商贾的点点帆影,听不到逐鹿中原的鼓角争鸣,但泱泱涡河水穿城而过,把文化古城和工业园区紧密相连,交相辉映。

涡河,是淮河第二大支流。源于河南开封,流经鹿邑,进入安徽亳州等地,跨越豫皖两省,长380公里,流域面积1.59万平方公里。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与之相通,是豫、皖两省的水运要道。晋郦景纯注云:“大水溢出别为小水也,本作过,省文为涡,义取漩流也。”涡河之名由此而来。支流惠济河口以下的中下游河槽,原本宽深,排水能力较好,有“水不逾涡”之说。一湾涡河水,千载文明史。涡河像母亲一样,孕育了老子、陈抟等大智先哲,滋养了文韬武略的东汉名臣虞诩、当代传记文学作家陈延一、奥运冠军张灵……

驻足涡河南岸,望其左,古朴苍老的涡河桥已被身旁钢筋水泥大桥所代替。唯有那桥下石拱弯腰曲背,支撑着稳固的桥面。河水缓慢而平稳,轻轻地拥抱着过往。观其右,涡河大闸横跨南北,闸上建桥,气势雄伟,它像一把巨锁,将河水拦腰锁住,夏日降洪涝,秋冬挽客水。河上的渔船,星星点点,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

踏着朱红色的路面前行,两旁高低错落的绿化树木迎面而来。柳树如碧玉装扮,千丝万缕迎风摆动,婀娜多姿。松树苍翠挺拔,树冠犹如小塔。

树叶细细的,尖尖的,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绿得发光,好像每一针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樱花虽已凋零,但枝繁叶茂,连叶上的纹理都清晰可见。或许叶子是为了让樱花美得更纯粹,故意晚出的吧。

翠色欲流的芦苇绵延起伏,倩影婆娑,宛如涉水而来的窈窕淑女。它们生生不息,奋发向上,像一个团结一心的大家庭,又像一道守卫涡河的绿色长城。白鹭自然不会放过这块宝地,或在芦苇丛中捉迷藏,或站立芦苇枝头放声歌唱,或横掠水面,偶尔沾下水,扑扇着翅膀,飞向高处,你不难想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场景。三三两两的野鸭也不逊色,它们靠脚趾间的蹼立在了水面上,张开翅膀,身子猛地一抖,水珠四溅,如颗颗珍珠从空中落到水里,好一幅优美的野鸭戏水图!野鸭警惕性极高,只要听到风吹草动,就迅速潜入水中,然后从另一个地方钻出水面,拍打几下双翅,用蹼尽力拨水,疾速远去。宁静的湿地顿时有了几分浪漫,几分情调。

晨练的人陆续赶来,河岸开始热闹起来。跳广场舞、打太极拳、拉二胡、吹竹笛……每一个场面都承载着生命的旋律,每一个清晨都活力四射,每一天都充满诗的韵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也只有在这里,方能恍然大悟。回归自然,天地人和,才是心灵归放处。③22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道源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



散文

村庄是风刮过来的

宁高明

村庄是风刮过来的。从一个地方刮向另一个地方,从贫瘠的地方刮向水草丰美的地方,或者是从战火纷飞的地方刮向静谧的世外桃源。

我们这个村庄,是在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的黄土高原上一棵大槐树下刮过来的,落在这个气候湿润、战火刚刚平息的豫东平原。风刮来的时候,携带着大量的黄沙,所以流经我们村庄的那条小河,在夏季河水暴涨的时候难免泥沙俱下。

一部村庄的历史就是一部家族的历史。家族兴衰的时候,村庄有时候也会跟着兴衰,但村庄的寿命有时候比家族的寿命要长。我们这个村庄最早叫黄家庄,主要是由黄姓人家建立的,父亲经常向我炫耀家族的历史。明朝中期,我们家族全盛的时候,土地多达两万多亩,占据着县城的半边天,后来明朝衰落,我们家族也衰落了,到大清朝建立时,我们家族到了几无立锥的地步,村庄的名字也叫翟家店,而现在叫观音堂村了。世事变幻,变幻的不仅有家族,也有村庄,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不散的家

园,村庄也会改朝换代。

村子里确实有一座观音庙。听父亲说,他小的时候经常在里边避风避雨。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庙宇的时候,菩萨早已不存在了,只剩下几根落寞的廊柱,而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庄严、它的神秘,甚至带有原始的佛性。

村子里的庄稼是风刮过来的。一粒种子,是风从遥远的地方刮来的,在村庄的周围铺散开来,生根发芽,然后结出一个个果实,我们的先人一个一个地品尝,好吃的、能吃的留下来,明年继续播种,这就成了庄稼的祖先;而那些品行不好的,我们也不能一一拒绝,随它在村庄的四周肆意生长,长成牛羊需要的养料。其实,野草也是村庄生命的一部分。

村庄是有根的,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当然村庄也会生老病死,当一方的水分耗尽,土壤的肥力缺失,不仅会像花儿一样枯萎,也会像秋后的蚂蚱在秋风里挣扎,甚至在秋风里烟消云散,这就是村庄的命运。

树挪死,人挪活,而村庄呢?村庄应该和树一样,挪走了,就不能活了,挪走了就不是原来的村庄。我见证过许多因兴修水库而迁移的村庄,虽然人们活得很好,可村庄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许多地标性的建筑消失了,或者湮没于水底,淡出人们的视野,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我也见证过许多的城中村,逐渐被城市所包围吞噬,虽然换上了华丽的服饰,但不再是我们记忆里的村庄。

他们说,我也会像村庄一样被风刮走,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我一个人在村子里走着,扑面而来的、或从身后而来的风一直吹拂着我,抚摸着它,我感到它温存的同时,也感到了它的冷漠。我的影子短短的,几乎和这个世界不成比例,我的身子像树叶一样在风中飘落,我在家族的历史里仿佛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节点,能够血脉延续就算完成了我的历史使命。面对沧桑巨变的村庄,我还能有什么奢望呢?

其实,被风刮走的不仅有村庄,

还有草的种子、树的种子,还有天空中飞翔的鸟儿,还有猪、鸡、马、牛、羊,还有我,以及和我一样肤浅的孩子。风是大地的筋骨,也是村庄的脉络;风不仅塑造了村庄的形状,还塑造了村庄的性格,要不为什么还有“风骨”这一说呢?

能够长出翅膀的孩子都被风刮走了,而我一直没有长出翅膀,所以我只能一直待在村子里。我的童年时光仿佛比一生还长,仿佛我的村庄一直没有长大,我也没有长大,村子里只有我一个后脑勺长着龙骨的孩子。大人们说我很有灵性,是这一方水土滋养了我,一生注定走不出这一方水土。有时我很沮丧,也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却没有人愿意带上我。我的那些小伙伴先后都走了,他们走的时候也没有喊我一声,也许喊了我没有听见。一个落日的黄昏,我独自走在家门口的这条小巷里,我看见了鸡儿拍打着翅膀,我看见了黄鼠狼在墙根下逡巡,还有猫狗啊啊的,就是没有看到我儿时的伙伴。一阵风吹来,他们都将被风刮走了。③22